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九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總論二

原夫詩賦之意所以達下情所以諷君上上下情通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後理詞冶不雅既不關於諷刺又不足以見情蓋失其本又何爲乎 劉秩選舉論

天寶初適於平陽平陽太守稷山公則衡之從考舅雅好古道門尙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

道才其難乎或精文而薄於行或敦行而淺於文斯乃有失其道一至於此顧衡曰吾嘗謂爾知言爾其言之衡私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嗣忝藉餘訓敢著元龜以敘其事尚衡文道元龜序

所著文章根元極則道演寄情性則于爲于思善人則體詠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爲名家者也李華元魯山墓碣銘序

李遐叔文集

年十八趙郡李遐叔河南獨孤至之始見其文稱其美

由是大名彰於海内退則澹然而居於一室傲遺乎萬物貫極乎六籍旁羅乎百氏考太史公之實錄又考老莊道家之言皆覩其奧而觀其妙立德玩詞以為文其所論載諷詠法於春秋協於謨訓大雅之疏達而信頌之寬靜形焉博約而深厚優游而廣大其三占之遺有文集三十卷為學者之師式嘗著釋氏止觀統例幾乎易之繫辭矣崔元翰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誌　文苑英華

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

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敎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

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爲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韶才鍊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鈎黨私爲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鈎摭隱慝嘲爲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沈既濟詞科論 文苑英華

奉榮問蒙示相國崔公往復書并諸墓銘賀文及江西路上之作詞致清深華彩巨麗言必合雅情皆中節瓊瑰見辱囊篋增輝又竊文矩不勝幸甚相國於蕩中表

丈人行也相國丈與劉齊二公燮諧大政也薦蒙過聽之遇以博士再入東觀三相連步同送拜職榮之於心甯止迄今閣老以志學之歲下帷覃思與古人忘會於經詁之上獨行乎貞朗之域逮於弱冠德輝彰聞相國丈傾慕之不足顧申以姻好詎假媒介直操槧簡閣老感深見託敬諾嘉命磊落丈夫之事二君子交脩之甚休精識妙鑒得賢斯盛既而夫貴於朝妻尊於室崔門綬帶之慶其有極乎及覽後書援皇極元德之論指匡張孔馬之戒實當益友之目豈惟佳壻而已又覩建昌

房州誌文等昔年亦同遊處嘉聞遺諮過作者而不朽矣至如置箕東武之祠與慟子咸之述繼美彥先之句諷而誦之寶而藏之有以見六義昭宣百行醇備名稱赫赫宜乎哉走素不敏猥列僚舊豈悛見厚投以至言也 張薦答權載之書

初與元貞元之間轂下饑旱乘輿避正殿君引古抗章條其目數詳定昭德皇后廟樂及太儀位號儀大臣祔廟鼓吹之法皆稱典義而為故事有文集三十卷犖犖然君子之詞也上疏陳史職利弊指明切實有裨王度

耆史遁先生傳臣節之貞厲見焉纂十祖贊家風之德善章焉至若宰輔傳略靈怪集同僚籍寓居錄等又數十編自成一家之言贈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序　權文公集

國朝鏟遯代之弊振中古之業掌文命官發華歸本出人二百載上下十數公爍爍然與漢魏同風矣而曠士之制博而通豪士之制英而辨道流之制精而密君子之制直而溫吳郡朱君其君子歟諱巨川字德源嘉興人也年二十明經擢第嘗著四皓碑磅礴君臣之際表章出處之跡正或蒙難顯黜於晦柔能麗明語賢於默

道宏臧衍義與定傾識者已知其有易諒佐檢之風矣考經義之箋訓撰策書之贊敘每立新評必度常均將欲含堅超長鍼盲起疾矣又著睢陽守城論一篇以爲義者忠之徒廉者節之本苟忘義以自重是臨節而可移固以探二公之心垂萬古之訓使違難者銷聲以結舌苟生者寄愧而終身斯深於春秋而不義者遠矣本州牧御史大夫李涵推善里仁拜章特徵薦左補闕內供奉行以直聞文以正舉皆君之素也況官以諫爲名乎傅納從容休問昭晰由是擢起居舍人知制誥換司

勲員外郎掌誥如初拜中書舍人錫以章綬凡載書之傳信者贊書之加命者詔策之封崇者懸策之褒厚者其詞必溫其道必直洪而不放纖而不繁實根作者之心無愧前人之色李紓朱府君神道碑 文苑英華

孟之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二其有平處下顧兩謝崔之文鴻健宏深度中文質言之他時必得老成言之今日粲然出倫其孟子之文奇其行貞其崔子爲文如適所陳爲行則磊落不常俱非苟取是之人也特惟哲匠執而匠之引而埏之未若覩之愚也嘗望處分維摩詰贊

初若不安應命乃遲方今勵精上或可覩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

李元賓文編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兼獲所貺新作二十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淸教義煥於史氏鐘銘謂以功伐名於器爲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之文也甚善甚善覬弟近日製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志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

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畧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踰又何必遠闚經術然後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雖非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人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試用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爲未幸不以苦言見革其惑唯僕心盧荒散百事罷

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耶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當大爲防焉耳

裴度寄李翺書　文苑英華

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

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答李翊書

昌黎文集

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於王屋山間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既而以爲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罷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大學勸耦耕作三老五更議藉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進大理評事以爲刑法者軍旅之楨幹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世不能容爲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攘狄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柳河東集

公修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爲理化之始莫尊乎堯

作堯祠頌以爲述德之道不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爲紀廣大之志敘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餘諷詠比興皆合於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

故叔父侍御史府君墓版文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儁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

贖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

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

爲主自遣責逐纏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塡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 與楊京兆憑書　柳河東

文集

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釆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我所陳皆自謂近

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没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

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河東集

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之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卽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

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歿而不朽曾不直敘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奸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於房元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蓋亦為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辭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失六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遷之實錄不如此則辭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

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眞僞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爲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簡冊不可取信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爭之詞足以爲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爲忠烈矣今之爲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虛詞稱之故無魏徵之諫爭而加之以正直無秀實之義勇而加

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爲據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者乃下太常幷牒史館太常定謚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一一皆信與其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之不同也百官行狀奏李文公集

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

云爾

寄從弟正辭書

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圖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跛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渺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以來一人

而已矣韓文公墓誌銘序　皇甫持正集

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眾出於眾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於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楝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錮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

勝獎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恥不爲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甯人者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

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

答李生第一書

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單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爲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爲非

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賦不是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艷聲病爲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

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

答李生第二書　皇甫持正集

湜白時論所以難在諭其本而善守之使千流萬轉不遷於末則蕩而失其慣眊無睹嚚嚚相訾何所得哉始與生言奇不言正也故論止於奇生以正抑其奇然後參正流焉譬與生說先牛馬以說駱駝而非云也云以無傷於正猶易之凡言無咎本皆有咎此未了也易之無咎不一本有咎由愼故免亦曰咎自已招不可咎人

亦曰義生以凡目之嘗是讀書未熟自僕云無傷也生言非常之物如何得常故當爾也所以千年聖而愚比肩也生言天象形象非常者皆爲妖妄如天出景星地出醴泉蓋非常謂之妖可乎假如妖星熒惑天所常懸牛溲馬勃地所常有足尚乎生何窒生以松柏不艷比文章此不知類也凡比必於其倫松柏可比節操不可比文章大人虎變君子豹變此文章比也有以質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引茅屋越席易黼藻元黃之用可乎生云奇與易作者何別在所爲耳請考之於實生爲易

矣試爲僕作難者視何如相如揚雄也恐生乃不能非不爲也楚詞史記太元之不朽也豈爲資笑謔乎哉如鳥鵲啁啾聲斷便已人如不聞爾何足貴也所言詩書之文不奇聚多言之也易處多奇處少爾易文大抵奇也易處幾希矣孟子常引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豈周遂不遺一民哉僕之言猶是生云知難而退爲謙是知不可取然後止非可取而不取也菽麥異生而師惑之何哉生之師且惑菽麥生卷中文能囊包天地耶此不遜悌之言吾不信也韓退之復張籍書曰頑然不入

者親以言論之不入則其觀吾書固將無所得矣生勗之而已答李生第三書　皇甫持正集

夫比文之流其來尚矣自六經子史至於近代之作無不詳備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已降試爲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楩木枏枝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之文如應鐘鼙鼓笙簧錞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明神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白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闞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

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轝玉輦雕龍彩鳳外雖丹青可掬内亦體骨不饑獨孤尙書之文如危峯絶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略無和暢雖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振威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愼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宏敞廊廡廩廄戸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飈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諸灌溉或爽於用李襄

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遠故友沈諫議之文則如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闕繁榮耀英揚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其他握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二而紀矣若數公者或傳符於帝宰或受命於神工或鳳翥詞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衡荀孟或壤袂班揚皆一時之豪彥筆硯之麟鳳今皆游泳其波瀾偃息其林藪（論業）

皇甫持正集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

下兄弟今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患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柳冕答楊中丞論文書

前後著文凡一一作三百五十二首皆理義撮要詞無枝葉其卓然者有詹事府司直比部員外郎麗記請雙日

坐疏與梁肅上宰相論選事狀秉筆者許之有唐善人墓碑銘序

白氏長慶集

鴻墀謹案善人乃李建唐書有傳此碑銘云古者墓有表表有云顯其行省其文故季札死仲尼表其墓曰君子今吾喪李君署其碑曰善人蓋墓碑變例也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九終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二十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録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總論三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反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渺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

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廷碩敘事之外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怳惚而來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礲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文章論 會昌一品集

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

有主強盛而軸不飄逸者兵衞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答莊充書　樊川文集

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前名臣表疏辭尚簡要質勝於文直指是非坦然明白致時君易爲省覽

國史以馬周建議不可以加一字不可以減一字得其簡要又杜甫嘗雪房琯表朝廷以爲慶辭儻端明易曉必庶幾免於深僻之弊 牛希濟表章論　文苑英華

今國朝文士之作有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檄表記此十有六者文章之區別也制作不同師模各異然忘於教化之道以妖艷爲勝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見矣古人之道殆以中絕賴韓吏部獨正之於千載之下使聖人之旨復新今古之體分而爲四崇仁義而敦教化者經體之制也假彼問對立意自出者子體之

制也屬詞比事存於襃貶者史體之制也又有釋訓字義幽遠文意觀之者久而方達乃訓詁雅頌之遺風卽皇甫持正樊宗師爲之謂之難文今有司程式之下詩賦判章而已唯聲病忌諱爲切比事之中過於諧謔學古文者深以爲慚悔其道者揚袂而行又屈宋之罪人也且時俗所省者惟詩賦兩途卽有身不就學口不知書而能吟詠之列是知浮艷之文焉能臻於理道牛希濟文章論　文苑英華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六千言推之大易參之元象其旨

甚微其餅甚奇如覩駭濤於重溟徒知褫魄眙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賀旨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闊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壼則非樵所敢與知既入其域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眾且欲餔粕啜醨以苟其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

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及西郭耶樵嘗得爲文眞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尚多其可無言乎

與王霖秀才書　孫可之

集

嘗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沉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

題柳柳州集後序　司空表聖文集

愚爲詩爲文一也所務得諸己而已未嘗撫拾前賢之謬誤然爲儒證道又不可皆無也嘗得柳子厚封建論以爲三王樹置蓋勢使之然又有是甚宏之辨意其多於救時今夏縣轂卻自淮南緘所著新文而至愚雖以孫文不尙辭待之頗易及見其卜年論又聳然加敬鍾

陵秀士陳用拙出其宗人嶽所作春秋折衷論數十篇贍博精緻足以下視兩漢迂儒矣因激剛腸有詆經之說亦疑經文誤耳蓋極於時病言或不得其中亦欲鼓陳君之說氣當有以復於我耳疑經後述　司空表聖文集

上元元年劉嶢上疏曰國家以禮部爲考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馳於才藝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法立石致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

昔子張學干祿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草木之間極筆於煙雲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通典

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其間章句有聞亹亹不絕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儒屖梁望毛濤貝庥來鶚賈隨以文章著美溫庭筠鄭瀆何涓宋耘沈駕周繇以詞賦標名皆苦心文華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內其虛薄叨聯名級者又不可同年

而語矣劇談錄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又元和以來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爲場中詞賦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因話錄

沈既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其文

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眞良史才也唐國史補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尙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惟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罪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

韓休之文有如太羹元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大唐新語

論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又曰求己不責於人君子振跡發身咸覬善地反之於己何得喪之不常望之於人則愛憎之競作王洽然之負氣推命何疎魏丞相之復仇尤人太過陵鑠險詖二子得之有若李

文公誨弟之書華實夫干時之敵所謂君子之儒也徐凝馬植豈非得之且武當垂名於不朽尹璞所謂雖文何益後之學者得不以爲炯戒哉摭言

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爲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絶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及盈川之言信矣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

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唐書楊炯傳

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蛇之價靡不發言爲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章縟句韶諧金奏詞炳丹青故貞觀之風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友重詳延天子賦橫汾之詩臣下繼柏梁之奏巍巍濟濟煇爍古今如燕許之潤色正言吳陸之鋪揚鴻業元稹劉蕡之對策王維杜甫之雕蟲並非肄業使然自是天機秀絕若珠璣色澤無假淬磨孔翠羽毛自成華彩致之文苑實煥

緗圖其間爵位崇高刖為之傳今採孔紹安已下為文苑三篇覬懷才憔悴之徒千古見知於作者劉昫文苑表

扈戴字仲熙北燕人也其為文章以辭多自喜嘗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為運源賦甚詳又因游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戴已病不能朝謝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戴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

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爲穀之諛也後五代史本傳

鴻墀謹案五代會要載周顯德元年河南奏汜水縣民家生紫芝數莖以進至三年潁州進白兔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陶穀進紫芝白兔頌

天寶十載吏部選才多濫選人劉迺獻議於知銓舍人宋昱曰近代主司獨委一二小冢宰察言於一幅之判

覩行於一揖之內古今遲速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狹辭短韻語有定規爲體猶以一小冶而鼓衆金雖欲爲鼎爲鏞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銓者必以崇文冠首媒耀爲賢斯固士之醜行君子所病若引周公尼父於銓庭則雖圖書易象之大訓以判體措之曾不及徐庾唐會要

楊烱華州華陰人博學善屬文爲盈川令如意元年十月望日宮中出盂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雒城南門與百寮觀之烱獻盂蘭盆賦詞甚雅麗少與絳州王勃范

陽盧照鄰東野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烱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當時議亦以爲然崔融李嶠及張說皆爲一時宗匠崔李嘗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烱與照鄰則可企而至盈川之言爲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滅王耻居王後則然愧在盧前爲誤矣册府元龜

李元賓言文貴天成强不高也李翰又言文章當如千兵萬馬而無人聲南部新書

柳子厚正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謂文矣劉夢得著天論三篇理雖未極其辭至矣韓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筆記

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丏於古而一出諸已劉夢得巧於用事故韓柳不加品目焉筆記

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於史傳余修唐書未嘗得唐人一詔一

令可載於傳者惟捨對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筆記

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由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專譔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楊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

敎爲宗師憑陵轥轢首唱古文遏横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翺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然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楊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至李補闕翰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州溫梁補闕肅權文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尙書居易元江夏稹皆文雅之雄傑者與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誤也哉鉉不揆昧懵徧閱羣集耽玩研究掇菁擷華十年於茲始成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議表奏傳

錄書序凡爲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以古雅爲命不以雕篆爲工故侈言蔓辭率皆不取觀夫羣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而窺沈慮故英辭一發夐出千古琅琅之玉聲粲粲之珠光不待迅天風激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文其至乎 姚鉉唐文粹自序

唐文粹

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師徒之備以口分求業爲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爲斂財役民之制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後世從事

者多率其私見故聖賢之道廢而苟簡之術用太宗能超然遠覽紬封倫而納鄭公之謀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故能及此而當是之時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類盡其道則唐之治豈難至於三代之盛哉讀其書嘉其制度有庶幾乎古者而惜不復行也故掇其大要可紀者論之於此焉唐令目録序　元豐類稿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

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嘉祐集

南豐曰漢詔令典正謹嚴尚爲近古唐常袞楊炎元稹之屬號能爲訓詞其文未有遠過人者辭學指南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文各極其勢劉之語云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絶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又云公每以爲自楊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後進之士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以爲法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工抉

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跂邪觝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涯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渺章妥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又云屬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焯焯烈烈爲唐之章又云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此論似爲不知公者漢之語云詭然而鮫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韓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其略

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歷唐貞觀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豈非參天地而獨存者乎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齋隨筆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

彷太切了無新意傳元文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之為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於是一洗矣毛穎傳初成世人多笑其怪雖裴晉公亦不以為可惟柳子厚獨愛之韓子以文為戲本一篇耳妄人既附以革華傳至於近時羅文江瑤葉嘉陸吉諸

傳紛紜雜沓皆託以爲東坡大可笑也容齋隨筆

舊唐史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爲魏晉巳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不復振起故所爲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又云時有恃才肆意亦戾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與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裴晉公

有寄李翺書曰昌黎韓愈僕知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爲防焉爾舊史謂愈爲紕繆固不足責晉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書時名位猶未達其末云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煢若此游宦謂何是不能復從故人之所勉耳但寘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則公出征淮西請愈爲行軍司馬又令作碑蓋在此累年之後相知已深非復前比也容齋隨筆

韓退之自言作爲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閎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爲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韓柳爲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容齋隨筆

李習之答朱載言書論文最爲明白周盡云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

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如山有岱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異者曰文章詞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章必當對病於時者曰文章不當對愛難者曰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

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憂心悄悄慍於羣小非對也遘閔既多受侮不少非不對也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非易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非難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莊至於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其論文如此後學宜志之容齋隨筆

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

付吏逮於告命之成皆未嘗越日故其職為難其以敏捷稱者如韋承慶下筆輒成未嘗起草陸扆初無思慮揮翰如飛顏蕘草制數十無妨談笑鄭畋動無滯思同僚閣筆劉儆臨出局倚馬一揮九制皆見書於史策其遲鈍窘澀者如陸餘慶至晚不能裁一言和蠓閉戶精思徧討羣籍與夫斸窗舍人紫微失郤張君房之類盡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廣順初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制詞也頊時為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戶 容齋三筆

韓公人物畫記其敘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敘事該而不煩故仿之而作羅漢記杜又有畫馬贊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騕褭清新及四蹄電雹一日天地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

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眞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宮商矣容齋五筆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二十終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二十一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總論四

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頗飾非解謗而柳獨不然其答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詆訶萬狀盡爲敵讐及爲叔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替否有

康弼調護之勤訏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於堂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其語如此夢得自作傳云順宗卽位時有寒儁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呂溫李景儉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皆與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其所施爲人不以爲當上素被疾詔下內禪宮掖事祕功歸貴臣於是叔文貶死韓退之於

兩人爲執友至修順宗實錄直書其事云叔文密結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蹤跡詭祕既得志劉柳主謀議唱和采聽外事及敗其黨皆斥逐此論切當雖朋友之義不能以少蔽也容齋續筆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擬枚乘七發貞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跛奚移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唐宣宗時有文士王振自稱紫邏山人有送

窮辭一篇引韓吏部爲說其文意亦工 容齋續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月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

馬并白玉帶劉叉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眞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貺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爲碑志若市買然天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

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爲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旣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誼不當納往返再三訖不得已囘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容齋續筆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斲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

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荆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鍾鳴鼎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軸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高地迥興盡悲來宇宙盈虛邱墟已矣之辭是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臥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邱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軀兕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跆藉取彼鯨鯢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鬭雷馳自北徂南輿尸折首左武右文銷鋒鑄鏑之辭是也

容齋續筆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垍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於于頔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節所守如孤松勁柏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 困學紀聞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謂刑禍非所恐 原注柳以封禪為非而韓以封泰山鏤玉牒勸憲宗 困學紀聞

鮚埼 謹案全祖望云一作師說一不肯為師是各量其力闢佛是韓勝非封禪是柳勝作史之說亦柳為

長然韓子大本大原處勝而柳不逮也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愚觀董晉之答回紇語李懷光譚忠之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二公之筆力足以發之也原注董晉行狀燕將錄困學紀聞

游黃溪記倣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南子桑倣莊子天運皆奇作也困學紀聞

凡人之文不待大而顯相如以子虛一賦顯杜牧以阿

房一賦題王勃以秋水共長天一聯顯山堂考索引陳傳良

杜子美說旱上嚴武尤爲偉論孟郊上 使君養生書

李義山作李賀小傳白樂天墓碑劉義傳文體奇逸不應止取其詩密齋筆記

先覺論文以謂退之作古子厚復古此天下高論北牕炙輠錄

韓退之柳子厚皆唐之文宗儒者之論則退之爲首而子厚次之二人平素各相推許退之論子厚之文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之流不足多也子厚論退

之之文則曰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之文與退之固相上下如揚雄太元法言退之特不作作之加瑰奇詳究其作二公之論皆非溢美但退之之文其間亦有小疵至子厚則惟所投之無不如意東園叢說

柳以文與韓並稱焉韓文論事說理一一明白透徹無可指摘者所謂貫道之器非歟柳之達於上聽者皆諛辭致於公卿大臣者皆罪謫後羞縮無聊之語碑碣等作亦老筆與俳語相半間及經旨義理則是非多謬於聖人凡皆不根於道故也惟紀志人物以寄其嘲罵模

寫山水以舒其抑鬱則峻潔精奇如明珠夜光見輙奪目此蓋子厚放浪之久自寫胷臆不事諛不求哀不關經義又皆晚年之作所謂大肆其力於文章者也故愚於韓文無擇於柳不能無擇焉而非徒曰並稱然此猶以論文也若以人品論則歐陽子謂如夷夏之不同矣歐陽子論文亦不屑稱韓柳而稱韓李李指李翶云黃氏

日抄

裴休得道於黃蘗圓覺經等諸序文皆深入佛理雖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爲言者佛也李

翺復性書卽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曉見藥山疑有與契而爲佛者不道以其爲言者儒也此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爲儒以佛言之則爲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聞必取之佛故不可行於天下所以紛然交相詆卒莫了脫其實也韓退之答孟簡書論大顚以爲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胷中無隔礙果爾安得更別有佛法是自在其說中而不悟退之原性不逮李翺復性書遠甚蓋別而爲二必有知者然後信之李翺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藥山

也然求於吾儒者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故自言志於道者四年則其學之久矣然無一言近佛而猶微外之與老莊並列蓋以世方力詆其說不可與之爭亦不必爭故爾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爲儒者無如翺若王縉杜鴻漸以宰相傾心爲佛事蓋本於因果報應之說猶有意徼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槪而王摩詰白樂天爲佛則可矣而非儒也是召干戈而求不鬬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簡反欲乘其間而屈之亦陋矣

復性書上篇儒與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齋戒其心

爲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於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未嘗言非自佛發之乎末篇論鳥獸蟲魚之類謂受形一氣一爲物一爲人得之甚難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爲難得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無常迅速之二言也翺言之何傷而必語操釋語以誨人宜其從之者既不自覺而詆之者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避暑錄話

東方朔始作答客難雖揚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猶是太元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賓戲

東京以後諸以釋誨應問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啟七攄等後世始集之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唯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辭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進學解即答客難也送窮文即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子厚天問晉問乞巧文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避暑錄話

古文衰于東京至唐韓柳則盛未幾復衰至本朝歐公

復盛起衰爲盛非學力深至不能寻是焉學久未有愜于心乃取六君子文類而讀之如昌黎之粹而古柳州之辨而古六一之渾厚而古河南之簡切而古南豐之密而古后山之奇而古是皆可仰可師集而參之肆吾力焉庶以逞吾志如諸公之墓誌表尤奇筆然不勝其多又不容率意去取姑置之云題六君子古文後　江湖長翁文集

貞觀開元之復漢者天策府諸公與魏徵馬周宋璟張九齡之論諫亦公孫宏倪寬夏侯勝魏相之類也至天

賓至德而杜子美之詩貞元元和而韓退之之文轢齊梁軼西漢而幾及於孟氏蓋天秀常在宇宙間時不減也文尚 宋陳晉石堂遺集

本朝以詞賦取士雖曰雕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往寓意深遠遣詞超詣其得人亦多矣自廢詩賦以後無復有高妙之作昔中書舍人孫何漢公著論曰唐有天下科試愈盛自武德貞觀之後至貞元元和已還名儒鉅賢比比而出有宗經立言如邱明馬遷者有傳道行教如孟軻揚雄者有馳騁管晏上下班范者有凌轢顏

謝詆訶徐庾者如陸宣公裴晉公皆負王佐之器而猶以舉子事業飛騰聲稱韓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尚刻意雕琢曲盡其妙持文衡者豈不知詩賦不如策問之近古也蓋策問之目不過禮樂刑政兵戎賦輿歲時災祥吏治得失可以備擬可以曼衍故汗漫而難校澳淴而少工詞多陳熟理無適莫惟詩賦之制非學優才高不能當也破巨題期於百中壓强韻示有餘地驅駕典故混然無跡引用經籍若已有之詠輕近之物則託興雅重命詞峻整述樸素之事則立言遒麗

析理明白其或氣欲飛動而語無孟浪藻繪交錯而體不卑弱頌國政則金石之奏閒發歌物瑞則雲日之華相照觀其命句可以見學植之深淺卽其構思可以覘器業之大小窮體物之妙極緣情之旨識春秋之富艷洞詩人之麗則能從事於斯者始可以言賦家流也其論作賦之工如此非過也寓簡

唐盧氏雜說論當時詔勅褒貶之言王公卿士始褒則謂其圭璋特達善無可加貶責則目以斗筲下材罪不容責同爲一士之行共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

纇於俄頃何以取信天下此語甚當近世居綸綍之任者則又甚焉廢格公議觀望時情迎合上心取快私意朝伯夷而夕盜跖甚可笑也揚廷敷號訓飭百官旣無華國之文又失代言之體漢人所謂一尊之身三朞之間乍賢乍佞視今豈不信然哉寓簡

李朴送徐行中序云吾嘗論唐人文章下韓退之爲柳子厚下柳子厚爲劉夢得下劉夢得爲杜牧下杜牧爲李翺皇甫湜最下者爲元稹白居易蓋元白以澄澹簡質爲工而流入於鄙近譬如哇淫之歌雖足以快心便

耳而類之部濩翾褆優柔泛濫而詞不掩理杜牧清深勁峻而體之步驟夢得俊逸麗縟而時窘邊幅子厚雄健飄肆有縣崖峭壑之勢不幸不發於仁義而發於躁誕至退之而後渟粹温潤駸駸乎爲六經之苗裔餘師錄

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次第初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韓文則功夫自易餘師錄

張曲江語人曰作者常想胷次吞雲夢筆頭湧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語林

三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廬陵以文名江西嘗作渟熙內

禪頌一篇又自作序其後謂後世於詩頌既不甚經意而能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肅宗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又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傳世無極韓碑為人所磨易以段文昌之作便俳諧淺陋讀者悶然厭之豈復能有所發揚也

程史

李唐羣英惟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效其顰張籍皇甫湜輩學其步

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乃類杜之北征進學解乃同於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於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珊瑚鉤詩話

唐天寶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自此八韻律賦始盛其後作者如陸宣公裴晉公呂溫李程猶未能極工逮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吳融出於場屋然後曲盡其妙然但山川草木雪風花月或以古之故實爲景題賦於人物情態爲無餘地若夫禮樂刑政典章文物之體畧未備也四六話序

余嘗疑三器論非退之文章又疑下邳侯傳是後人擬作退之傳毛穎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戲初出一諢語滿場皆笑此語蓋再出耶毛穎傳贊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甚似太史公筆勢董晉行狀書迴紇李懷光二事似左氏文字通解非退之文字之乎者也下皆未當其誣退之多矣 步里客談

柳子厚作楚詞卓詭譎怪韓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閎雄毅子厚又不及 寓簡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

休九諷不足爲騷 詩話 滄浪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二十一終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二十二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總論五

舊史全載梁鎮奏止李國禎立大地婆父等祠堂文字學者味之自當長益志意雖唐畿赤令尉得自通於朝廷然長民者既有城社而不以實利害告君徒以奉令爲恭而竊議於下則何取焉當其時宰相導逢人主荒惑而道士威脅於其間固亦可見蓋不特如林靈素輩能爲奸慝也而鎮以縣令獨嬰其鋒明激傾盡如此然

則人患不爲而已裴延齡皇甫鎛進用陸贄裴度皆有諫疏贄雖詳復懇切不如度之簡重得體眞大臣之言也度言比者淮西糧料所破五城錢其實只與一城兩城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諭責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但能前去必有優賞以此約定然後功勳供軍且支九月一日兩城已上錢俱各努力方將少安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罷兵之後輕齎錢數一千三十萬不知所謂漏落者鎛私以自入耶吏所乾沒耶拜賦有名而無實耶度爲宰相不能透見事情但

以意言之亦未可也習學記言

武后見駱賓王爲徐敬業作檄讀至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李襲吉爲李克用與梁書朱全忠讀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踐蹂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文章號令豈可不擇人李德裕勿以子孫之謀而存輔車之勢三鎭凜凜不敢結連封敖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將士爲之感服文章之功省力於長槍大劍如此猗覺寮雜記

唐世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詩故唐人詩工而賦拙湘靈鼓瑟精衞塡海之類雖小小皆含意義有王回會鞏所不能道本朝亦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賦故本朝賦工而詩拙劉克莊後村題跋

韓退之之文得歐公而後發明陸宣公之議論陶淵明柳子厚之詩得東坡而後發明子美之詩得山谷而後發明後世復有揚子雲必愛之矣歲寒堂詩話

孟子就三綱五常內立議論其與人辯是不得已莊子就三綱五常外立議論其與人辯是得已而不已義理

有閒矣然文字皆不可及二人同處齊梁不知如何不相見若相見其辯必然有可

觀韓退之文學孟子不及左傳有逼真處如董晉行狀中兩段辭命是也柳子厚文學國語國語段全柳段碎句法却相似西漢諸傳髣髴似之歐陽永叔學韓退之諸篇皆以退之為祖加以姿態惟五代史過順宗實錄遠甚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也

文章精義

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文章精義

孟子譏蚳鼃不諫蚳鼃卒以諫顯退之譏陽城不諫陽城卒以諫顯歐陽永叔譏范仲淹不諫范仲淹卒以諫顯三事相類然孟子數語而已退之費多少糾說永叔

步驟退之而微不及古今文字優劣於此可見文章精義

退之雖時有譏諷然大體正子厚發之以憤激永叔發之以感慨子瞻兼憤激感慨發之以諧謔讀柳蘇文方知韓文不可及文章精義

李華弔古戰場文本於庾信哀江南賦韓愈送窮文本於揚雄逐貧賦李白大鵬賦本於司馬相如大人賦屈原之遠遊皮日休桃花賦殆出於舒元輿牡丹賦柳宗元之乞巧文劉禹錫之問大鈞則同時而暗合也藏一話腴

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

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韓柳之別則猶作室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睯侵他人田地退之則惟意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初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此譬亦可人意艾軒先生跋韓柳蘇黃集　隱居通議

唐有文選學故一時文人多宗尚之少陵亦教其子宗文宗武熟讀文選少陵詩多用選語但善融化不覺耳至如王勃諸人便不然滕王閣序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即王巾頭陀寺碑文曾軒延袤上

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即庾子山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能拔流俗自成一家韓柳李義山李郢數公而已滕王閣舊置王勃詩序碑當正位昌黎作重修滕王閣記居其旁古心江公治隆興遂遷韓碑居正退勃於旁公嘗刻碑陰畧云勃八代末變之文俳優語也昌黎文一變八代直至於道舊見壘本今忘之湛淵靜語

後學雖不業科舉至於唐一代時文律賦亦當披閱而不可忽其中體制規模多有妙處王堂嘉話

嘗觀唐人文集及文苑英華所載唐賦無慮以千計大抵律多而古少夫古賦之體其變久矣而況上之人選進士以律賦誘之以利祿耶蓋俳體始於兩漢律體始於齊梁俳者律之根律者俳之蔓后山云四律之作始於徐庾俳體卑矣而加以律律體弱矣而加以四六此唐以來進士賦體所由始也雕蟲道喪頹波橫流光鋩氣燄埋鏟晦蝕風俗不古風騷不今後生務進干名聲律大盛句中拘對偶以趨時好字中揣聲病以避時忌孰肯學古哉退之云時時應事作俗語下筆令人慚及

以示人大慚以爲大好小慚以爲小好不知古人眞何用於今世斯言也其傷今也夫其懷古也夫是以唐之一代古賦之所以不古者律之盛而古之衰也就有爲古賦者率以徐庾爲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爲古賦者或以四六句之聯爲古賦者不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果古賦之體乎宋廣平大雅君子也其爲梅花賦皮日休尚稱其淸便富麗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他可知矣且古賦所以可貴者誠以本心之情有爲而發六義之體隨寓而形如雲

之行空風之行水百態橫生爲變不測縱橫顛倒不主故常委蛇曲折署無留礙有不齊之齊焉用俳有不調之調焉用律及爲俳體者則不然駢花儷葉含宮泛商如無鹽蓑膏沐爲容而又與西施鬭美然天下之正色終自有在子美詩云詞賦工無益其意殆爲俳律者發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强人意但俳之蔓雖除律之根固在雖下筆有光燄時作奇語只是六朝賦爾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韓子之學自言其正葩本之詩而下逮於騷柳之學自言其本

之詩以求其恆參之騷以致其幽要皆是學古者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膾炙但大半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古賦辨體）

韓文公上李侍郎書云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答尉遲生書云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遊者有餘上于頔相公書云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凡皆形容文章之妙公實道胸中之自得者（金石例）

吾讀柳子厚集尤愛山水諸記而在永州爲多子厚之文至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耶及讀元次山集記道州諸山水亦曲極其妙子厚豐縟精絕次山簡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後也唐文至韓柳始變然次山在韓柳前文已高古絕無六朝一點氣習其人品不可及歟震澤長語

唐文章近史者三焉退之毛穎之於太史也子厚逸事之於孟堅也紫薇燕將之於國策也宋而下蔑聞矣少室山房筆叢

以昌黎毛穎之筆而馳驟古人矣患其不史也而順宗錄有取舍之譏曹王碑多軋茁之調柳以史筆推韓與嘗翊戴至矣而韓弗任也段秀實傳一斷足珍他絕不覩李習之翺銳以史自居第唐一代詎止高楊兩女子哉少室山房稿

人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獨工非也凡省試詩類鮮佳者律賦尤爲可厭白樂天所載元珠斬蛇并韓柳集中存者不啻村學究語杜牧阿房雖乖大雅就厥體中要自峥嶸擅場惜哉其亂數語議論益工面目益遠藝苑卮言

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藝苑卮言

皇甫湜韓門弟子而不善作詩其題浯溪石間爲元結詩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結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材海翻高下非可概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

衎衎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其語意蓋衡量唐人文章而詞亦有氣岸稜峭非苟作者洪容齋以爲風味無可采非也（六硯齋二筆）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子美一語以此知子美傾倒太白至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當作子）史下籠百世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丹鉛雜錄）

李耆卿評文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謂此

評極當但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丹鉛總錄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為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穎又有下邳侯革華傳是僞作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蝜蝂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

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爲
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日知錄
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云記以善敘事爲主
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后山
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
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
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爲體之正然觀韓
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
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論議爲記

者宜乎後山諸老以是爲言也稗編

韓退之剝啄行用剝剝啄啄樊紹述絳守園池記用文文章章皆成語而疊之通雅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畧本之荆川至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以爲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爲穿鑿生割爲昌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未去乎蓋不知昌

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豈在字句哉羅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爲神一節似狎而少莊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文之件繫毛舉然後謂之莊耶孔司勛誌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兹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鹿門云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勛合葬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祔葬舅姑兆次今欲遷葬與司勲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葬本自明曉不知鹿門如何讀也孟貞曜誌愈立位哭且召

張籍會哭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弔於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爲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爲奸邪必事不自出語悽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爲顧少連所取士

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榮論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之死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尚疑十郎爲座主也論茅鹿門批評八家

書 南雷文約

唐有天下幾二百年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其道益熾此補闕李翰集梁肅之序韓退之肅所取士是時韓柳之文未行故以蕭李之徒當之至韓柳文盛而無

三變之論矣湛園札記

余每怪新唐書不載詔令往往不詳事之首尾筆記一條云史近古不對偶今以對偶之文入史如以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鞞鼓乃知其刊削之意然此亦一隅之見若陸宣公李衞公論事之文何嘗非對偶但須分別觀之耳古夫于亭雜錄

諡議如唐獨孤及苗晉卿諡議改議駁議如唐李邕駁韋巨源諡昭議答駁議如唐獨孤及答嚴郢駁呂諲諡議私議如漢蔡邕朱公叔私諡議然爲駁議者文欲明

白痛快能如柳柳州之駁復讐議則善矣 鐵立文起

古如唐元宗批答張九齡賀誅奚賊可突於俗如唐太宗批答劉洎然後世人主如太宗手書絕少詞臣能免代大匠斲之譏者我見亦罕 鐵立文起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二十二終

粵東省城西湖街
富文齋承接刊印

天下有願見不可得之書得見矣而力不足廣其傳又勢之無如何者也若幸而得見且竭力足以償厥願此固情所甚慰而事所不容緩者矣夫所以願見而欲傳之者以其書之精博也此無論古書與近人之書皆欲其廣傳之若庸陋之書不足資以攷證則過而不覩之矣惠自少時好收書近者尤喜刻書數十年來所收藏者十餘萬卷願見而不得者漸少惟其書未刻則不可得而見耳二三年來在書局刻書三千餘卷世所未見之古本如草堂詩箋者則自刻之以公同好若近人精

傳之書而未刻者則有　陳範川先生唐文紀事此編纂已成欲進呈而未果者　先生官編修晚年遊粵東主講越華書院惠服官於粵則　先生歸道山久矣惟與喆嗣子因大令同官知紀事之書尚存頃與賢孫諾誠醝尹同局數載得盡讀其全帙因悉力校繕促付梓人蓋心慕　先生數十年始克藉手以傳其書此非所謂情甚慰而事不容緩者歟至此書用意之精爲體之嚴採摭之賅博已見　先生所爲凡例讀者自能得之玆不贅論焉同治十二年八月巴陵方功惠謹跋